

清鹽法志卷九十四

河東二十一

附編

山西省北鹽務

明嘉靖間因太汾所屬州縣山路崎嶇商運難至許行土
鹽給票收稅此省北行銷土鹽之始也清乾隆元年山西
巡撫石麟於咨查殺虎口鹽稅案內准蒙鹽入口行銷於
向食土鹽不敷之州縣此又省北兼銷蒙鹽之始也五十
七年潞鹽課歸地丁甘肅回民馬君選販運吉蘭泰鹽池
無引之鹽獲利甚厚經太谷民人夏國瑚以馬君選交通
外藩具控審明遣戍嘉慶十二年欽差查辦河東鹽務首
議禁止蒙鹽水運旋以阿拉善王瑪哈巴拉呈獻鹽池劃

省北六十四廳州縣爲吉蘭泰鹽引地卒因誤運虧課乃將鹽池賞還蒙旗以吉引額課攤入河東活引而吉鹽引地廢矣自是以後花小蘆蒙各鹽紛入侵銷不復知有鹽引法至宣統年間始有整頓省北鹽務之議其沿革本末可略述焉志山西省北鹽務

乾隆元年奏准大同府屬課歸地丁毋庸添設鹽引巡撫石麟疏言據布

地政使王暮等詳稱大同一府係屬邊隅民間食鹽皆從完糧
地畝內遇雨淋水漫之後日曬風吹生長沙鹵不能種植禾
黍是以農民刮土熬煎或鹽或鹹其所產所食均屬無多除
自食之外卽或售賣亦屬零星藉以上供國賦下資餬口相
沿已久雖未設有鹽引而全晝開載應州等屬俱有額徵戶
口食鹽銀兩歸入地丁項下徵收現在熬鹽鍋戶又復輸納
稅課惟陽高天鎮二縣原係衛改戶口鮮少所以從前不徵
食鹽款項但亦有鍋稅鹽稅在於雜課項下完解現在本地徵

不刮熬無幾猶
惟國計無補而賴鄰封稍買而食民亦相安今若添設鹽引
母庸添設鹽引等情臣覆查無異相應會同河東鹽政臣蘇
赫臣合詞具題再查大臣同府鍋戶之稅應令領給司帖執以
併辦課明合

乾隆四十五年奏准山西迤北口外鄂爾多斯阿拉善山一帶
產鹽甚多且與內地相近必有匪徒興販嚴飭文武官弁督
率兵役於通衢及各要隘實力查拏躡緝務使口外私鹽不
准絲毫偷入內地儻有不實心查禁者嚴參示儆

乾隆四十七年奏准口鹽弛禁聽民自販母庸交商領運兼巡撫

政農起疏言前於陞見時面奉諭旨以河東池鹽不旺商力
疲乏令軍機大臣會同奴才羅卜藏多爾濟奴才農起商辦
阿拉山鹽斤運至保德州臨縣內地令商人買運行銷一事
因奴才農起未經詳審晉省鹽務情形未敢遽議當經軍機
就該處實在情形悉心籌畫定議覆奏同奴才羅卜藏多爾濟起各

到任後檢閱期會卷宗與司道運司等詳細察訪適奴才羅卜藏便前民赴至意托克托城與奴才羅卜藏多爾濟會晤仰體聖主保德商州臨縣行銷之處商力能去後旋據商人誰信誠等呈稱查明具稟以便會商定議去後旋據商人誰信誠等呈稱查路乾隆二十二年池鹽歉收議買口鹽二千三百餘名嗣因道阿拉山鹽斤遷延一載僅買到鹽九名有零商等兩次採買均因路遠費重不敷成本奏明停止在案茲池鹽連年有收屬除配運外現餘鹽二千九百九十七名計重八千餘萬斤實屬有盈無縮無須另籌接濟卽以本省運鹽程途而論運城在省極南保德在省西相距一千四百餘里自保德臨縣運在省最南行引之靈石等處計程已有四五百里及八九百里自里之遠除鹽價課項不計外較之池鹽每斤已多費運腳銀至五釐不等若遠至蒲解等處所費愈多更難自四釐至七八釐不等若遠至蒲解等處所費愈多更難故今辦運河東引鹽猶苦財力不繼若再於保德臨縣等處核算商等連年賠累實因運費浩繁非關池鹽配引不數之罪轉運非輕所有領運口鹽山路崎嶇輓委屬無力承辦等語奴才等伏獲自思商人領運鹽斤應視成本之多寡以定價值之輕重今查

昂係則實有病情形且核計工本較之領運池鹽本殊多未便而現在增商倍定價過
二更恐二十五回此失年採買口鹽法有礙奴才農起復檢查乾隆二十二年採買口鹽舊案悉與該商等所稟情節無異十
相並查據運使冊藏報現在存貯查運銷阿拉山鹽斤原屬仰體亦屬
遠上費重倍恤形竭蹶且池鹽又屬察商情不惟於商力無補兼之道
山才照阿巴拉山鹽斤者將各處運至保德在行情形查察既確事屬難行所有前請阿拉
濟確核阿拉山鹽斤者如大同朔平東引鹽商人不能領運緣由經臣會同羅卜藏多爾
丁鹽斤者如大同朔平東引鹽商人不能領運緣由經臣會同羅卜藏多爾
原其汾蒲甯武潞代忻平河等府屬四十四州縣俱係銷食河東之引食太
運東引課卽歸該地俱產土鹽居不敷就近刮食價值隨時隨時不經人商
民隨時販至該處挑背負由殺虎口河堡營黃甫川等處附近居
不按足價輸稅雖稍昂民間因其味勝凡在零星售賣以濟土鹽之

縣食歷久相安素所不禁此晉省食鹽成例並改食土鹽各州
垂念河東商力疲乏恐口外私鹽充斥以致官鹽壅滯欽奉
諭旨嚴行查禁蒙古鹽斤不許販運內地此誠官鹽壅滯天恩
恤准其商之至意自是以後除專食口鹽之大同朔平等處
在固必不可近因查禁嚴密口鹽不通以致土鹽價値亦昂民間
縣不將各處食鹽情形據實稟覆備悉前情茲因查辦阿拉山
鹽斤一事沿途察民情據農民等紛紛籲懇請開舊禁以
便民食嗣抵托克托城查詢蒙古鹽斤現因奉禁不能行銷
積土鹽存之外者七百餘萬斤臣思以蒙古鹽斤之有餘補行內
帶居民販往來實爲妥便令地方官給皇予上格外天恩仍
運稅任資餉口而民間獲有口鹽添補可免貴食實於小民旣得藉
外漏食入境致妨官引臣仍欽遵前奉諭旨飭令地方官留恐
即心行嚴參撫如此酌量變通於官引並無妨礙不實力奉行
設法緝捕以杜奸販越境偷賣之弊黨不實力奉行

廷以充裕口鹽亦可行銷莫不均沾樂利矣又疏竊臣接准常批人不能領運緣由會奏一摺朕以其事既不可行當向商買食口鹽其平蒲甯武代忻等屬四十四州縣俱河東引鹽太原汾州甯武代忻等屬四十四州縣俱係土鹽不經商運其土鹽不敷之時民人零星買蒙古鹽以濟鹽之不足現查辦鹽斤一事體察民情咸籲請將口鹽販弛禁又稱現積存口鹽七百餘萬斤商運雖屬難行往來實爲妄便等語此奏欠明晰殊不可解晉省沿邊各府屬居民向食口鹽嗣以商力疲乏恐官鹽墮運曾經降旨飭禁今因商辦仍多拮据而居民又願食口鹽是以令農起該益且商民一理未有便於民而獨不便於商就地之遠近將口鹽會同羅卜藏多爾濟悉心籌酌准令各商通商原期兩有裨益巡辭商以轉運未有便於民而獨不便於商者乃大成剝地富戶地步是以仍請照例停運口鹽爲便其於商人運腳

蒙鹽之處於官引原無干礙而口鹽以蒙古之有餘補內地之不足源源接濟在
老兩個人有裨益殊不語是又爲周旋於地方公事關係商運民食利事
鹽病斤自既聽秉公定議不及存依土鹽各處居民自行赴彼販賣外
四十州縣如小民惟利是圖其銷食河東引鹽之平蒲等屬
著亦傳諭農起伊係初任該省巡撫設有不便將來又如何辦理
地應一方秉天良徵底通盤籌算將歷年各屬商民實在情形及
可以行銷並如遠行之設法調劑不行秉公致有妨官引使商民悉具得其便
讀日之再降諭旨將此由四百里傳諭知之遵旨寄信前來
例州準就近食買池鹽並不禁止及銷食池鹽之平蒲係在沿邊
四接濟均母庸置議外惟太汾等府屬四十州縣向係刮食鹽
汾土鹽不經商運其商運難行之故因河東鹽池遠在省境南大

地徑丁崎嶇
自昔其實凡食土鹽之處均有附近民人販賣口鹽以後民販
口難通土鹽未免昂貴前羅卜藏多方交商轉運則仍須陸路旣
成無坦道可通卽與從前不能領運池鹽同蹊徑且以買鹽
七再兼山路崎嶇運腳更增價值愈貴該商等以成本已屬加倍
文池之蒙尙且限於地勢輓運維艱不得已改食土鹽則成本四
八拘屬地鹽自更難於領運此商運難行之情形也但商運旣
九交此處人難銷運何以能行之故緣民人販賣口鹽隨處銷售不
十斷行銷州縣因有口鹽遂將土鹽禁止而添補之多寡又以口鹽添補
十一寡年之數參差不一該商等按照引額行鹽固不能適符或意多增或
十二賤減較之民販價值不敷時長時落者更屬迥別與定例該商等接照

把持病民之漸且民人攜本販鹽不避艱險苦力經營始得
稍沾餘利以資餬口如令商人雇用不但渙散不齊且多一
番雇費而事非切己究亦不能如自食其力之實心經營是
兼食口鹽之事處販之自民則並行而不悖歸之於商則顧此
而失彼此民販妄便之情形也至於土鹽不足肯舍近就遠商
行引地本屬竄遠以程途而論該土販等固不肯舍近就遠商
亦越境偷賣間有地界毗連而池鹽價賤口鹽價貴該民人等
分防晰透漏亦以致不致有礙官引以上情形臣於前次摺內未經
司道等悉心體察衆論僉同確係切實情形伏查阿拉山鹽
斤准其入口銷售原期卹商兩有裨益如二者之中一鹽
裕有不便卽應預爲籌及蓋河東池鹽運行三省全在商力充
臣蒙聖慈鑒念開濬河渠修築堤池鹽除配引之外積產盈餘
數千餘萬斤以阿拉山每年運鹽一千一百萬斤比較計多
運致難兼顧至四十年前撫臣巴延三奏准召募富戶充當
人部數有案可稽並每商數十名而一省之富戶剝情弊但以應換

換無窮卽照限定章程尙恐將來乏人領運若一輪換之商鹽斤再令承辦是口鹽增一斤行引之地池鹽卽少一輪換之商鹽亦應慮之於始以爲經久之計可否仰懇聖恩將此項口鹽照臣前摺所請毋庸交商領運准令民人照舊自行販賣以資兩接濟旣益謹再據實覆奏商似

乾隆五十一年奏准口鹽水運以臨縣磧口鎮爲界不得載至

下游州縣

蒙古巡撫兼鹽政伊桑阿疏言竊臣親班巴爾請將據情轉奏奉旨知到了俟至五臺山之日再行議奏欽遵茲至五臺臣等公同會議緣晉省太原汾州等屬十四州縣向買阿拉善鹽課銀兩歸於地丁錢糧交納土鹽如有不敷兼買阿土鹽課銀兩歸於地丁錢糧交納土鹽如蒙古鹽斤或致土許運入貴價內地四十有七年經前任撫臣農起以口鹽漏買運於各口岸照例納稅並於商行引鹽之禁仍聽居民赴黃河運止准民人肩挑驢駄零星販運不得用大船木筏由人陸運並經移咨阿拉善幾與窮苦蒙古生計有礙官引飭屬禁止水運並經移咨阿拉善幾與窮苦蒙古生計有礙官引飭屬禁止水

仍處由水路直行運進內地售賣不特語言不通難以交易且恐民人欺生鹽直進內地售賣參差不一不能預定數目若聽蒙古用船運又係年減年增非全賴口鹽而添補之多寡計程勒滋生事端諸多不便而托克托城由水路運至保德四百七十里又自保德州至汾州屬之臨縣磧口鎮計省均一百三十里下及平陽屬之吉州鄉甯以至河南陝西等程六千累萬順流直下無所顧忌必至影射越販混入河東引地殊與官鹽有礙此從前水運之禁不得不嚴行查辦惟是水法務使彼此有益兩無多有礙方為妥協臣等公同當面商酌運不行則口鹽銷售無多有關蒙古生計自應酌通辦法查運臨縣地方相距商行引地尙有二三百里之遙應請准其運卽以臨縣磧口鎮為界飭令起岸堆貯零星售賣不得載之下游州縣則界限分明托克托城販鹽陸運水運各從販載之下游州民人照舊自赴托克托城販鹽陸運水運各從其便如仍嚴行查禁不許偷越至應作何水運之處併請悉從鎮而下仍嚴行查禁不許偷越至應作何水運之處併請悉擾從其便不必限定運鹽額數亦毋庸赴官請領印票致滋准阻所有蒙古自行用船運入內地之處應毋庸置議如蒙人允伊桑阿卽徧行出示曉諭太原等屬四十州縣民允

官一
鹽並無妨碍而源
運口鹽在內地行
銷已將鹽課歸於地丁完納又在河保營地方按例輸稅自
母庸再納課銀其官鹽引地接壤處所久經議有稽查條款
應察不行嚴飭地方官實力
查察不行嚴飭地方官實力

乾隆五十七年議准河東課歸糧輸鹽聽人運兼有就近買食

土鹽花馬池鹽蒙古鹽之類亦不許禁阻並不許私收稅錢
嘉慶五年議准河東鹽池課歸地丁將河東蒙古鹽斤酌定限
制以杜侵越口鹽由河運至磧口鎮責成汾州府委派妥員
輪班該處彈壓稽查遇口鹽船隻到鎮押令起岸堆儲零星
販賣儻委員賣放經下游地方官拏獲或被訪聞嚴參究辦
黃河對岸陝西地方令陝撫查禁

嘉慶十一年奏准除大朔兩府五廳歷係准食蒙古鹽不計外

其向食土鹽兼食蒙古鹽之岢嵐等十一州縣應照舊例准在河口村地方積儲由陸路運銷不准水運直下責成歸綏道督同該通判就近嚴查毋許透漏詳見河東運銷門

又奏准向來山西兼食吉蘭泰鹽斤之口外五廳大同朔平兩府屬並陽曲等四十四州縣定爲吉蘭泰行鹽引地除向不需吉鹽接濟地方仍令照舊完納鹽稅不派引張外餘俱查照從前實銷吉蘭泰鹽數按派引額所有鹽船仍准運至磧口以省腳費其吉蘭泰鹽斤卽令甯夏道管理並於磧口添設運判一員吉蘭泰及磧口各設鹽大使一員河口鎮添設批驗所大使一員

侍郎英和疏言竊臣等奉旨會同山西

止水運招商承辦仰蒙俞允欽遵在案臣等行入甘境途遇甘省所委駢劄稽查蒙古水運之知州徐學采詢據該

豐員
旺稟稱在彼將及一載目擊吉蘭泰鹽池寬廣數十里產鹽
而蒙古人等性拙耽安向來不能撈取自馬君選獲罪鹽
後斤各處嚴禁內地民人出口現有疆土雍正年間始賞給額口駙並無
鹽遊竟致廢地乾於伊等生計不行鹽獲利今以蒙古人等拙於開
鹽斤各處嚴禁內地民人出口現有疆土雍正年間始賞給額口駙並無
空遊竟致廢地棄於伊等生計不行鹽獲利今以蒙古人等拙於開
鹽斤各處嚴禁內地民人出口現有疆土雍正年間始賞給額口駙並無
甘承辦總督山西巡撫同兩省藩司悉心會商妥議如何招商
甘承辦總督山西巡撫同兩省藩司悉心會商妥議如何招商
可販行出資若干以裕蒙古生計之處均當詳慎籌定期於永久
可販行出資若干以裕蒙古生計之處均當詳慎籌定期於永久
恭矣奉又疏竊臣英和臣初彭齡臣倭什布臣方維甸臣同興
並商並代據英和初彭齡奏到籌河東鹽務招商辦理情形一摺
商並代據英和初彭齡奏到籌河東鹽務招商辦理情形一摺
古商池者自以鹽池獲利併細招徵易於承辦賠累之故爲今計莫若將
古商池者自以鹽池獲利併細招徵易於承辦賠累之故爲今計莫若將
英情和初彭齡乘便酌劑行銷總使甸得霑餘同興潤商人自必樂從
英情和初彭齡乘便酌劑行銷總使甸得霑餘同興潤商人自必樂從
費如若干其律招商承辦設官經理一剖定以建置衙署廉俸等項需
費如若干其律招商承辦設官經理一剖定以建置衙署廉俸等項需
干其議從前改歸地丁應行撥還若干之處一詳細通盤和籌
干其議從前改歸地丁應行撥還若干之處一詳細通盤和籌

西初招彭齡前與臣方維甸會商因山西殷會商來咨並擬撈鹽之坐商亦令運附商近自行雇夫方免查匪徒混跡若隔省利招募人地理情形疏諸多未便致自應在甘肅就可承充則山西尙可招募惟吉蘭泰鹽斤向用致虧課在甘肅即可承充則山西得力至運商止須家道殷實亦擬令運船隻由黃河運至山西省北一帶行銷現准陝甘督臣咨商亦擬令運商自行購買木植造船行銷等語查購買木植係甘肅木商承辦之事從前馬君選係甘肅回民素諳辦理木商情形是以易於請票購買今旣擬在山西另招承辦吉蘭泰鹽務則鹽商不能兼充木商以致一商二役貽誤行銷所用泰鹽務則鹽商由甘肅另派木商照舊例在該管衙門請票所鹽購若干每隻須工料銀若干均有造船大核小丈尺及每隻可裝船裝鹽運至山西行銷後准其將船變價以歸商本緣黃河水船勢溜急鹽船到晉後不能數千里雇覓人夫將空船挽回在磴口也又查從前阿拉善王辦數今鹽池旣經入官招商承辦卽內地備買口糧均有定數放以杜土棍壘斷把持吏胥與內地鹽場無異其撈官驗放以杜土棍壘斷把持吏胥便無庸額數日報官驗放以杜土棍壘斷把持吏胥藉泰端需索之弊至甘肅來山西經臣倭什布查明向之口外銷吉蘭斤向無行

行廳大同朔平兩府屬均產土鹽自應分別查明除向不需吉蘭泰
照泰從前除食濟地鹽外仍實銷舊完納鹽稅不派引額試行二俱查
斤年察照每引納課三錢九分八釐仍照河東每引畫一其課卽十
斤並照情形再行覈定其鹽斤仍照河東每引畫一其課卽十
者在甯夏運司衙門徵收報解所有從前民納鹽稅散歸地丁
以免重徵至鹽政應否山西巡撫兼管磴口應否添設運甘
先經臣倭什布答稱吉蘭泰爲撈鹽運鹽總匯之區自應專設
大督員督辦但其地附近甯夏一應撈鹽夫役均甯夏所屬
等之人恐另設運司籌雇人夫兵及造船改道工匠與購口糧
否其廉俸衙署書役均下施行又吉蘭既可專司轉運而呼應亦靈是
磚口二處雖設運判大使一員若無辦理不擇驗足以放資彈壓均應各
設官派撥移駐毋庸添置以節糜費並於磴口各提鎮營泰內一都遊
酌設墩汎數處一年更換以均勞逸其餘支定給鹽器械鍋址帳及鹽菜